

浙江文叢

管庭芬詩文集

〔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管庭芬詩文集

〔中冊〕

海寧市檔案局（館）
海寧市史志辦公室 編
〔清〕管庭芬 著 虞坤林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文
存

文存

太古軒記

太古之軒，芷湘子書以懸寓齋額也。憶自壬午之春，始客居郭溪太原氏，地當泮江之奧區，平疇綠野，中有屋數楹，掩映於疏槐高柳間，主人爲予潔其北窗，作書室，塵囂不聞，惟雞犬聲時流露於籬落下，余顧而樂之，因顏其居曰『太古』。每當課蒙之暇，把卷卧北窗下，清風徐來，原不讓靖節之羲皇上人，而栩栩然或詠或吟，諸生時竊笑以爲狂，而吾亦不能自抑，須卷盡乃止。鄰居四五家俱以耕鑿爲業，終歲不入城市，每詢以時事，則口棘無所答，余甚愛其真樸，孰謂康衢擊壤之風去古甚遠哉。客有謂予曰：『山靜如太古，唐人山居詩也。子非山中人，而以此顏其居，毋乃弗類乎。』余笑曰：『子非知古者，夫已往曰古，今之今即後之古也，況予日處荒村寂寞中，當春風來而繁英長，夏日烈而老木榮，霜氣降而敗葉脫，雪花飛而水澤堅，此四時中之太古，古與今無別也。時或相羊原隰，老農邀予坐茅簷下，竹痕侵衣，稻花拂袂，夕陽下來，秧歌互答，此出作入息之太古，古與今亦無別也。其或舊雨不來，孤燈夜坐，愁霖作聲，蕉碎欲死，童子垂頭，悵惆莫已，此寥寂中之太古，古與今又無異焉。閒則翻經史，弄筆墨，講章

句，論忠孝，日與聖賢相對，此六時中之太古，古與今又何歧乎。至於一喜一怒，一哀一樂，一動一靜，一飲一食，又何限於古今。吾雖非山棲者，而以太古名其居，聊以志地之真率而已，庸何傷？』客亦不答，微哂而退。因爲之銘曰：茫茫天地，有今有古。古往今來，疾馳如弩。茅屋三間，野水當戶。攜書千卷，高陳兩廡。旅況無聊，誦聲徹午。三代聖賢，日可爲伍。賴此荒區，養生有主。太古名軒，以志我魯。

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）十月十一日

踏月小記

入春數月，風雨寒沍，悵無佳月。三月十五夜，天宇澄朗，陡見銀蟾漸離海嶠間，淡雲如畫練，光隱躍林際，不可端倪。余心甚喜，漸覺興來。薄酌後，酸苦茗一甌，即散步東郊，喜邂逅錢子愛齋，相與徜徉，即印屐莎徑，新綠纔舒，菜花盡放，如祇園之金，佈滿野畦。余與愛齋面目俱染作瞿曇相，相與一笑。未幾夜霧忽起，遙望遠村燈火明滅無定，籬落間犬聲如豹，岸傍桃柳數枝，迎煙弄月，如簾內美人，含羞低首，綽約可憐。余欲招秀峰偕作清夜遊，詢之閩人，曰睡矣。於是與愛齋攜手嘯歌，信步由塔橋轉而西向，自家外翰公墓下，抵秋水庵，萬籟無聲，水紋如縠，忽聞波中潑刺有聲，知遊魚戲荇藻間，洋洋之樂，諒不減余與愛齋也。叩庵欲入，僧方課楞嚴咒，不啟關而罷。並立風露中，衣袂漸濕，仍由舊徑而回。鐘聲隱隱，如送雅客，與樵

樓更鼓相當。愛齋亦別余北去，適兒子持火炬來迎，始歸就寢。憶昔東坡承天夜遊，幸有張懷民結伴，余今夕之樂，不減承天，而愛齋之雅，可擬懷民，使髯翁清興，不能卓傳於千古矣。復起拈毫書此，聊免姮娥笑人不韻。兼質之同志，庶知吾輩不負一宵良月也。

道光六年丙戌（一八二六）三月十五日

祭王節母俞太孺人文代陸虹江刑漕作

嗚呼，余宦游燕臺，十易寒暑矣。忽有悲風南來，驛卒持雙鯉至，剖而讀之，即喟然廢書起曰：籲，悲哉！此余鄉王節母之哀訃也，胡天之不吊哉。余家居三女堆前，離泮江一衣帶水耳。憶未通籍時，扁舟訪友，往來其間，遙望碧槐疏柳之中，有屋數楹，映以修竹，問之榜人，始知爲節母王太孺人之廬。余肅然而起曰：信哉，其懷清履潔之風，不必拜堂下而如凜冰霜也。榜人且述其顛末甚詳，知太孺人爲國學生建章先生淑配，系出伯牙之苗。生有靜德，長復柔嘉。甫及笄，即于歸太原氏，舉一子，能匍匐，而建章先生遽得暴疾，奄然謝世。太孺人慟哭不欲生，絕飲食，誓以死殉，娣姒相勸勉曰：烈以殉夫，志決難挽，然舍此呱呱者奚爲？於是太孺人拭淚而謝，稍進粥糜。自後雞鳴起，宵中寢，紡織聲與子讀書聲相間者十餘年不少息，迨蘭芽茁發，尚諄諄以嚴範相勸，故家庭雍穆，爲桑梓冠。今道光改元，天子踐阼之初，詔以義夫節婦、孝子順孫，命有司嚴加甄別，具奏，式閭榮之。聞邑之縉紳大夫公舉太孺人，孺人固辭

曰：『節者職也，未亡人自堅其心，吾盡吾職耳，焉用舉爲？』知不可強乃止，此與古人不求聞達者，何多讓也。晚歲田宅充裕，賢子孫俱爲成均俊秀之士，始釋家事，皈依空王，課六時梵語，以畢餘年。然終身未嘗抱疾，今夏忽染沉疴，疾將革，聞家人環侍左右，泣詢生後事，答曰：『吾望爾克守先人之業，無至饑饉失所。畢生苦節，天亦諒予，亦可與泉下人相見矣。』含笑而逝，時五月望之夕也。夫海昌素稱鉅邑，賢士大夫好揚芳表烈，亦俗尚使然。太孺人少歌黃鵠，長課青箱，四十餘年，雖田夫牧子欽其操而津津道之，真得於天爵者厚也。余雖人海冷曹，未能乞閑旋里，一拜靈帷，心實慊然。聞訃後，即歷書大略，以俟采風，潔治雙雞，命紀敬奠。賢母其肸饗也。』

道光五年乙酉（一八二五）五月二十日

祭其泰水程孺人文代誠菴撰

嗚呼，素霞流影，淒玉瑄於瑤池；皓魄凝華，滴鮫珠於總帳。琉璃焰淡，星沉杓斗之光；蝴蝶灰飛，樹見曇花之萎。時逢六月，已息鵬圖；未及五旬，難添鶴算。雲寒秦水，日薄西山，抱恨彌涯，傷心無地矣。惟母系出汝南，來歸安定，光風霽月，守濂洛之家風；藻潔繁清，承伊川之德訓。閨範一遵呂氏，黽勉相夫；女誠盡仿班姬，辛勤助內。孝奉盤匱之敬，和聽琴瑟之調。桂繞閒庭，萱榮北苑。正一堂具慶，上下承歡；胡二豎忽侵，參苓難續哉！悲夫，松風竹籟，緣空而塵夢皆空；菊瘦蘭衰，燭盡而煙光亦盡。菩薩白蓮未放，接引者招手慈航；崑崙碧

簡初頌，相迓者傳言玉女。延至蕤賓之月，長辭屬續之辰，星逢二十七輪，年享四十八載。嗚呼痛哉，慈姑灑淚，族姒含辛。奉情傷神，安仁雪涕。寒煙苦雨，淒涼滴破愁城；燈影機聲，寂寞難追逝境。遠憶重泉永隔，頓隕孤鸞；空期雙壽稱觴，虛歌五福。京情聯半子，哀並終天。蒙冰月之不遺，葭莩誼結；附絲羅而有托，秦晋姻連。每欽淑慎家聲，常受慈和笑貌。訃聞慘怛，遺掛空存，夢人迷離，徽音難按，菲陳絮酒，拜服麻衣。歌蒿詞以譜神絃，恐隕未秋黃葉；誦楚騷以招仙侶，屢停出岫白雲。用伸積悃，聊表幽衷。嗚呼哀哉，尚饗。

道光八年戊子（一八二八）六月初六

祭鶴汀姻家文

嗚呼，君竟何往耶？憶自籬菊初殘，余下第歸，聞君有采薪之憂，因喟然歎曰：君子修身立命之關，每失養生之主，故連歲沉疴纏綿，未能離體。斯時猶望其無慮也，即過訪於卧榻前，見君面目憔悴，精耗神離，形容非往日可擬。余私竊慮之，且泫然屢以不祥之事相囑，余雖慰之而清淚滴衣，亦不自知其襟濕也。小春十七日，余別君至泮江，箋候往來，殆無虛日。且聞君疾漸平，醫者咸以爲可療，余大喜過望，以手加額曰：「貞疾恒不死，神麻有賴也。」日來胸所鬱結者一旦快如冰釋。延至今月二日，鵬鳥忽鳴于牆，余悚然久之，尚未念及君之永訣也。中夜不能成寐，忽聞叩戶聲甚厲，急命童子啟之，知怍來傳君訃音。始而駭然，終而惶然慟，梁木

之摧，大廈之支，其能無慮乎！即打槩歸拜君榻下，汪然大戚，景物皆淒。其長君柳湖泣謂予曰：「吾父將易簀時，屢詢及夫子家人輩，欲命舟來邀，復止之曰：事不濟矣，雖邀何益。長籲數聲，若衷有所不能白者。」嗚呼痛矣！且君之先世每以忠厚爲家法，君自幼岐嶷，緣家貧，棄儒就賈，上承澹寧太翁之業，率諸昆季節儉操勞，常浮舟往來大江南北及浙東諸郡，營什一之利，而家道漸充，未十年而幼弟儒珍卒，又數年而長兄敬澄謝世，君獨支撐衰祚，撫孤侄使成立，一門之內雍睦無間言，里黨咸嘖嘖道之。念弟無嗣，即以長君柳湖繼。太翁緣屢作西河之痛，晚年血氣漸衰，腰疾恒作，君子然承膝下之歡，使老人得開笑口，其孝思可稱，詎止侍几杖、潔滄漚而已哉。癸未秋，太翁辭世，喪祭之厚，一本楊園，且於族誼之深，樂爲賙恤，其善舉皆卓然可傳。惟心爽直，侃侃而談，每過於激烈，雖胸無城府，而無知者，若有憾然。籲！誰能鑒君之苦衷哉。余與君相交甚洽，每一過從，促膝而談，皆齊家節儉之法，娓娓忘倦，必至樵鼓疊叩而後止。未幾，君次子鈞安生，越一年，余四女坤元亦誕，絲蘿之訂，聯世誼爲姻眷，亦有所由來也。余年來文戰屢北，心殊悒鬱，君每慰之曰：功名一途，不可期望太深，亦不可淡漠視之，惟能刻苦於文之微妙處，一任造化小兒判斷耳。余味其言，羨君子個中三昧，亦深能領略者。今秋，余再赴省闈，君亦欣然鼓棹過訪武林寓館。時亢旱已久，霖雨初沾，君思作靈竺之遊，因招潘仲方孝廉、金秀峰明經、陶又峰茂才、家玉田兄及予肩輿出城，歷北山諸勝，冒雨而行，抵弢光，竹溜泉聲，清如琴築，君顧而樂之，亦著屐賈勇登其巔，望四山雲氣，良久乃下。

越數日，君返棹，余尚留省垣，迨試竣抵家，聞君宿疾復瘳。嗚呼，從此遂與湖山訣矣。蓋君之少也困於貧，及家道立而外患疊興，惟見其戚戚然終身無順行之境，亦可悲矣。余與君訂金石之契，聯兒女之姻，生未能與君謀萬全之策，死不能與君全一訣之緣，撫心灑淚，情何以堪。實望後起有人克承先志，使九原冥漠之地魂無怨恫，余所深望也。嘻嘻，善人早誓，天道無知，大衍之年，遽作龍蛇之厄，恨未能效靈均一問彼蒼耳。頃陳魯酒，並獻生芻，淚滴杯中，君其默鑒。嗚呼哀哉，尚饗！

道光八年戊子（一八二八）十一月初七

挽孫翁椿庭祭文

代朱半塘明府作

嗚呼，公竟長逝耶！憶自開秩之辰，執爵于華堂之上，燈紅酒綠，爰進嘏詞，迄於今又四易寒暑矣。正龍馬之精神，翩翩然以化鶴哉。公系出樂安，爲海昌望族。生而岐嶷，不慕榮利，長即棄儒就賈，常往來於苕溪霅水之間。駕一葉之扁舟，探碧浪之名勝。仁知之樂，出乎性靈。故沉默寡言，其得山水之助者深矣。所生丈夫子三，西濤、葵圃二君，俱能克承先業，堂構聿新，惜次君早年蕙折，未免神傷。然公浩落性天，參彭殤齊物之理，故始終不形西河之慟焉。殆後門闌顯瑞，道業日隆，玉樹青蔥，瑤階競秀。因舊居湫隘，復構廣廈於洛溪之陽，兼以頤養天年，優游歲月。越一載，復築雪蕉書舍，以課諸孫。琴韻書聲，時聆戶外。識者皆知爲

有德之廬焉。公于桑榆影暮，杖履安閒，或步流水以望白雲，或掛輕帆以尋紅蓼。或種松蒔菊，效靖節之高風；論古談今，同堯夫之擊壤。正娛戲彩之歡，爰慶抱曾之喜。循陔之養，於斯備矣。無如疾染河魚，鞠窮難愈，竟于小春既望，永隔重泉。嗚呼傷哉！恭世居龍山，相違僅一衣帶水耳。奈年來南船北馬，奔走風塵，未能屢作蘇門之訪，聆古訓於長嘯之臺。戊子後又薄官金陵，睽離千里，得與令嗣葵圃先生聯金石之契，申縞紵之投。剪燈聽雨，述及典型，令人肅然起敬，始知公坦衷及物，然諾不欺，深得孔門『忠恕』二字之旨。故士林交相推重者，庶不謬焉。今公往矣，兩楹夢奠，輿論益彰，而四世一堂，天倫樂敘，雖巫陽下召，已福備洪籌，固不足爲公悲。所歉者，正繁祉呈祥，睢麟衍慶，苟天假餘年，得見諸孫寵命恭膺，並邀天家養老之恩。賜杖賜几，共慶百齡之人瑞，豈不大爲海邦生色哉。嗚呼！人生若夢，聚散無常，而華表淒涼，空期鶴返。郭有道之遺碑，安能起蔡中郎一爲珥筆乎。頃因葵圃先生千里奔喪，麻衣餞別，恭執掌馳驅，不能撫靈輻而一奠，罪何可言。爰分醴酒，兼侑龍香，命价回南，以申薄獻，並爲之辭曰：翳寒霜之乍降兮，木搖落而飄零。歎老成之殂謝兮，慟大椿之不靈。望籌添夫海屋兮，胡天靳其仙齡。慘桂蘭之隕涕兮，痛丹旆之書銘。流口碑以奕世兮，誦清芬而無垠。諒蓬萊相招手兮，駕赤虬兮雲駟。烏夜啼而喑喑，風晨御而泠泠。盡欷歔而瞻仰兮，莫遺像兮幽冥。椒爲漿兮芻爲馬，願神降兮洛水之濱。嗚呼哀哉，尚享！

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十月二十三日

祭文 爲錢奇堂室作

嗚呼，素霞流影，淒茗玉於瑤池；皓魄凝華，滴鮫珠於總帳。琉璃焰淡，星沉杓斗之光；蝴蝶灰飛，樹見曇花之萎。遽控蓬萊之駕，早厄黃楊；忽凋霜露之晨，難添絳甲。痛西山之日薄，悵東海兮雲寒。某等抱恨彌涯，傷心無地矣。惟伯母系出中山，來歸彭邑。家傳將略，世有投筆之英；望重德門，夙著請纓之績。姿安瀾於要汛，鎮專閩于嚴疆。素聞幼侍衙齋，長從宦轍，閨箴本協，欽金玉之式昭；傳訓獨嫻，羨德容之婉洽。泊乎禮成鳴雁，兆卜飛凰。守桓少君之高風，鹿車共輓；慕梁伯鸞之懿行，鴻案相莊。克己維勤，早夜奏鳴機之績；處家以儉，裳衣鮮曳綺之華。摻井臼以佐中廚，潔蘋蘩而襄內則。兼之履豐如約，逮下能仁，殊多樛木之恩，大類螽斯之詠。階前梧桂，盡英俊之非凡；膝下琳琅，見詩書之克繼。正一堂其慶，上下承歡；胡二豎忽侵，參苓難續哉。悲夫！松風竹籟，緣空而塵夢皆空；菊瘦蘭衰，秋盡而芳華亦盡。菩薩白蓮乍放，接引者招手慈航；崑崙碧簡初頒，相迓者傳言玉女。延至應鍾之月，長辭屬續之辰，齒歎六旬，冬歷四日。嗚呼痛哉！慈姑灑淚，族媿含辛，奉倩傷神，安仁雪涕。煙寒雨苦，淒涼滴破愁城；珮色釵聲，寂寞空追逝境。遙憶重泉永隔，頓隕一鸞；空期雙壽稱觴，虛歌五福。某等情聯猶子，恨並終天。飢聞闔德之垂，驚悉婺光之隕。雲輶既遠，定然名注丹臺；玉筍皆齊，竚看花封紫誥。因此肅陳絮酒，慘服緦衣。歌蒿詞以譜神弦，恐卷殘秋之

黃葉；誦楚些以招仙侶，屢佇出岫之白雲。用申積悃，聊表幽衷。嗚呼哀哉，尚饗。

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十月十九日

祭杏園之慈文代友作

嗚呼，婺彩弢光，璇星忽墜，慨思懿行，含貞備智。幼長吳興，性情和粹。蘭蕙同芳，金玉並志。鳳皇叶吉，歸於汾陽。英英婉婉，徽華既彰。蘋蘩致潔，家道寔昌。溫清夙誠，和樂且康。何天見厄，中道分鸞。貞筠雪冷，古井泉寒。啼螿慘聽，別鵠悲彈。寸心抱恨，咽苦含酸。勤儉爲根，操持家政。內嚴外肅，松孤柏勁。閭儀垂範，賢母著鏡。閭里齊欽，黨族咸敬。詩書教子，義方是式。入則致孝，行不履闕。丙夜丸熊，丁年畫荻。雍穆家庭，上下盡職。正看萱茂，舞綵日長。桂芬瑤砌，蘭馥昆岡。侍几侍杖，介壽介觴。曾孫已屆，四世同堂。如此桑榆，堪娛晚景。九秩將開，百齡可永。何意眾香，忽驚幻影。奄忽無幾，珠藏星隕。當其回首，含笑重泉。兒孫諸婦，抱恨呼天。麻衣成雪，血泪啼鵑。淒淒梅雨，鎖作秋煙。遺訓諄諄，儼同鍾郝。德音猶存，母儀已隔。姻婭趨鏘，唁奠歎息。俯仰靈帷，形容似昔。某因薄宦，悵阻海昌。松門聽雨，萍水驚霜。昨聞哀訃，俯仰彷徨。用陳絮酒，遣奠淒涼。嗚呼哀哉，來格來享。

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）五月十九日

祭炳兄文代筆冊作

嗚呼，君竟長逝耶。哲人云萎，行道傷嗟，况屬桑梓之鄉，觀摩尤切，悲更何如。而於攀幃致奠之際，不待歌蒿唱薤，發人哀思，其惆悵難已之情，彌覺存於寤寐矣。憶昔某未通籍時，蟻處里門，嘗扁舟來往泮水之東，遙望高居華屋掩映於茂林修竹之間，而知爲太原氏之廬。聞諸王氏素以淳樸守其家風，群弟子能孝友嫻睦承其世業，至今方興未艾，子孫繩繩，深羨不已。迨余乙丑公車後，需次京華，歷有年所，復逾桂嶺，泛衡湘，勞人草草，與故鄉諸友相隔。及筮仕川中，出使西藏，遙憶泮江如天上銀潢，渺不可接。惟有冰天雪海，穹室碉樓，極目淒涼，鄉音杳絕，心羨太原氏高隱之風，不作出山之想，不禁神往。自辛卯之春，瓜代有期，銜恤旋里，適君欣然來晤，把袂之餘，深喜談論風生，語言明爽，無一毫虛僞之形，瑣屑之態。三代直道之行，惟君庶可擬議焉。復聞君恪守孝友之風，造几席，聆警欬，一以無違之道盡之。培荆枝，齊雁行，一以祥和之氣感之。其尊人相繼辭世之時，銜哀致誠，盡敬盡禮，使里黨咸爲歎息泣下，所遺貲產甚豐，析炊之際，推肥分瘠，一秉至公。世俗藉此每起參商，而君特怡怡，盡天倫之分。苟非守奕世孝友之風，烏能致此哉。相違未幾，駭君驟抱河魚之疾，遷延旬餘，日漸委頓，遍求名醫，不可以治。未幾怛然委化，爲之唏噓不已。訃其時日，則又六月二十二日，享年僅五十一歲。嗚呼，傷已！某與君生不能時相聚首，作入林把臂之談，死不能憑棺一奠，盡閭里

良朋之誼，其歉懷誠耿耿耳。幸其嗣君皆倜儻英偉，能紹前徽。諒孝友之風，依然不墜，亦可含笑九原矣。因於回靈之期，敬持生芻，並陳絮酒，用悲今雨，以慰幽衷，神其有知，來享來格。

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）閏六月二十七日

祭文 爲錢奇堂母徐作

嗚呼，瑶臺雲暗，剛逢缺月之期；碧海魂遙，忍問迎秋之節。雨霏霏而零夜，風惻惻以送砧。驚心環佩之聲，怵目栝棧之澤。瞻彼婺星，應共傷其黯淡；書之彤管，誠莫罄其揄揚矣。惟太孺人系分東海，藕接彭城，生而婉婉，早譽柔嘉。女宗夙本乎石湖，家法尚留夫鐵券。嗣唱隨於耀德，不徒鴻案相欽；比勤儉於少君，豈弟鹿車共挽。諳禮儀於未並之先，宜家室于續膠之後。德堪助內，殷勤樂井臼之操；身自教兒，慈愛與詩書並訓。且夫悃言不出，縱告誡其誰傳；而婦則皆嫻，猶小大之必敬。淡由天賦，恒聯季氏之麻。善本性生，薄浣孟家之布。喜箕裘之克繼，膝下琳琅；樂英俊之非凡，階前蘭桂。無何噩夢心驚，鸞飛影雙，何天不吊，中年興黃鵠之悲；叩佛無靈，一剎泣青燈之影。肅持家政，毀容則椎髻練裳；恪守遺徽，表節則松貞柏勁。遠近共播爲美談，戚黨亦存爲僅事。斯其闔範之彰彰不已，母儀之卓卓者乎。某也叨列葭莩，久欽鍾郝。萱花正茂，纔申獻祝之誠；玉樹方森，共愛服勞之養。筵開七秩，序列

三春。仁慈成性，降康徵上壽之麻；節孝持躬，秉德獲永年之慶。珠聯璧合，輝堂上之華燈；鳳管鸞笙，寫人間之澄月。夫何三年荏苒，一訃淒涼。方謂鳩杖逍遙，何意鶴聲慘冽。悲古稀之昨屆，來日大難；報孺慕于他時，問天何酷。鵲啼日落，竹盡生斑。猿嘯風哀，波流皆恨。深幸者子姓繩繩，孫枝濟濟。承歡四世，羨食蔗以彌佳；共慶一堂，應列鼎以自慰。竚見鳳穴連飛，龍章疊被，亦足報夫子以成名，赴重泉而含笑者矣。惟是坤儀既杳，禮法誰師。數平生之芳躅，傳譜大家；尋已逝之音塵，驛呼妙子。此則碧落有兜率之宮，而海宇無埋愁之地者也。某以冷宮天涯，棲遲京洛，木天簪筆，好書女士之箴；農部分曹，宜采輶軒之錄。雖哀些非鼓鐘之業，絮酒作蘋藻之清，而誠所宜宣，敬當克盡，用遣銀鹿，聊獻椒漿，靈其有知，嗚呼尚享。

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）七月初八

祭文 爲春蘋母夫人作

嗚呼，疾風之有勁草，歲寒始識孤松，故苦節者必甘，天之報施者必厚，先儒所謂節婦子孫必多榮顯，良非虛語也，而况孝節兼備如太孺人者乎？太孺人系出樂安，爲亳州名族，年未笄，侍其尊人元烺先生宦轍楚南。時海昌許竹嶼明府以名進士令澈浦，聞其賢，遂聘爲家孫漱庵茂才婦，未幾明府解組旋里，清俸無多，家遂中落。太孺人來歸，不以爲貴家婦不事操作，而